

丁文江·李四光·翁文灝

●丁 驥

丁文江只問大事

周谷先生在中外雜誌上寫翁文灝，提到丁文江、李四光他們三位都是中國地質學前輩，都是早年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。北大為我國首創地質系的大學。系中教師尚有章鴻釗及美人葛利普。

丁文江是我同家同行，先後同學。他的第一本地質報告中提到我老家曲靖的地質，而且以地為名，稱以化石羣，為曲靖系。丁先生又對曲靖鏗龍顏的史蹟有研究。進而研究雲南民族語言。所以與我研究的興趣先後相若。我做學生之時，他已是地質調查所的所長，當時因為我寫論文，是雲南地理。曾去所中借書。圖書館員說書在所長處，故我也不揣冒昧，直接了當去向他要。他立即由書架取下，遞給我。都不問我是誰？我怯於言語，本有些問題，想要請教，也未敢出口。後來我在南京秉志先生農山處閑坐，丁先生正好進來。秉先生就為我介紹說：「巧極，你們同家，他是曲靖人。」丁先生對我一次身說：「做號在君」。我簡直說不出話來。知秉志、丁文江一先

生必有話說，匆忙辭出。所以說我並不認識丁先生，也不為過。到了美國，為了學校問題，我提出要到丁文江先生讀過書的格拉斯哥去，得到庚款令的准許，就成了他的先後同學。格校地質系的員工還記得他。過了些時間我：「V.K.是不是你父親？」我說：「不是。」他們說：「奇怪！你的脾氣習慣怎會同他一樣？」他們指的是每次出去地質旅行，我不吃三文治寧可挨餓，只吃橙子。喜歡東問西問，樣樣要知道根底等等，「都是V.K.翻版！」我原想回國以後，可以見到他。不幸無緣，他已因煤氣中毒，救治失方而犧牲了。在美時，格城附近遇到一位醫生，他是丁先生的老朋友，又遇到一位老小姐，她也問起我不是他的兒子，她是丁文江先生同學。

丁文江先生絕對不迷信。翁先生在京杭國道汽車失事，昏迷許多日子，翁府求神、問卜、扶乩等，他一聽見大為不悅。甚至守在醫院病室之中，不准翁家人接近。雖然翁先生昏迷以後，有些奇怪的事發生（王寵佑還寫了一篇文章在美國靈學雜誌發表過。），丁先生就是不信邪。記得中外有篇文章責備翁先生不用座機接丁先生到京滬

就醫，以致他喪生於庸醫之手，我想作者也許責之太過。移動病者本是困難的事，如萬一中途惡化，豈不也要怪翁多事。丁先生做所長，向來只問大事。所中其他業務，都交給副所長翁文灝。因此我們同行的人都稱翁為「管家婆」。丁翁兩人，合作無間，簡直是天生一對。

翁文灝非常精明

翁文灝先生為人非常和藹，談話幽默。我與他是在重慶抗戰時代才熟識的。因為他府上距沙坪壩不遠，小姐又是我系中學生，因此常有機會去翁府探望。在此之前（一九三七年），在莫斯科第一次見到他，同住一個旅館。我由黃汲清口中，知道他住五〇五號，就去拜謁。他當時不在。我留了一張名刺在門上。次晨七時，有人敲門，我尚未醒，及至穿好衣服，開門一看，只有一張名片，原來是翁老來看我，真不好意思。以前翁在所中，有一陣子是住在宿舍裏的。每早八點上班，遲到的人，桌上必有留條，上書：「翁文灝到，八時」字樣，所以所中人員，無不怕他的嚴格。又見廁紙消費太多，在廁中留條曰：「請節

省用紙。」人都識得他的筆跡。故此才有管家婆之稱。翁先生看來人很隨和，其實非常精明、銳敏。在莫斯科他向我說：「我已報告某某（俄國專家）說你也專於花粉分析！」我大為驚奇，因我研究花粉分析，他怎會知道的？同翁先生談話，我是有意見必發表的。他有時都聽進去了，往往在部裏、所裏的紀念週上批評某些事。他的屬下，都奇怪是那一箇長舌的人告訴他的？後來有一次他提到花粉分析，所中的人才恍然大悟，「原來是老丁告訴他的」。下屬被他罵慣了，也沒有人當它一回事，就像老爸罵你一頓，過後也就不就忘了一樣。自從「花粉分析」一事以後，我就不敢向翁先生多發表我的高論。有一次他向我說「人要互相稱許，不要互相攻擊。」也不失為一處世、做事的積極態度。

翁先生在經濟部任內，早出晚歸，歸來即就寢。要見他必得等到週末。據說有共謀某，利用此點，自稱翁先生老友遠道來訪，騙過家人，借住在他家客室之中。翁先生回來他已睡了。翁先生早起，他還在高臥，如此者數日。翁先生都沒有見過他，怎麼想也想不到此公是何處認識的。一日早晨，翁先生去辦公以後，家人發現此公在翁臥室中私翻翁的文件，報警把他捉去，才查出他原來是共謀。

翁先生對我愛護備至。以至人家說：「不知道他為什麼特別看得起你，大概翁先生喜歡身材小的人吧！」我雖不高，翁文瀾身材小是不爭的事。我常說：「要身高的人，才能做警察，身矮的可做宰相。」有位朋友說：「武大郎不是更矮

些。」周谷說翁先生回大陸是失策的。當時他和李四光都在香港，我本想去見他們，總是打聽不到地址。那時回去的人多得很，中共工作人員的嘴甜得很，很多人都被騙去了。翁先生一定是上了當，誤信「毛主席原諒你」那一類鬼話。因為不祇是大人如翁先生者，連我這窮教授，也被勸回歸。我心裏想：老毛根本不認識我，說什麼原諒？老周也許會勸我回去，不過，人民能否饒你是問題。借口「人民不饒」被殺頭的多如牛毛！這些上當的，只是太相信朋友了。讀書人每每如此。

翁先生年輕時寫過詩詞，甚少人知。不知是否仍有存留？先生有一位公子是空軍，在抗戰時殉國。

我說翁先生雖然做了大官，心中仍是赤子之心，容易信任別人。他的官職雖高，在政海之中，仍只是一個孤島，沒有基層。金元券出了毛病，人人怪他，他回大陸也許是棄政回鄉的想法，未曾真正了解共產黨是什麼政治把戲。先前我說他幽默，今舉一例。有一次我們說中國文字中有不少的奇字，我說康熙字典有一「囀」字，他問讀音，我記不得，他說：「想必響亮得很。」

李四光要言不繁

李先生四光是湖北人，傳說他祖先是蒙古後裔，不知確否？他是要言不繁的人。第一次見他是在他所中，任臨時職位之時，只見一面。幾年後在英國晤面，談到地形研究，他給我許多指示。本想一齊到北極圈內看看冰川而未果。他是

庚款董事之一，他到英講學，也順便觀察留學生。據說他回到國內，在董事會上大大地讚揚了我一番。後來中央研究院創設地理研究所，由他任所長，他就聘我為主任，負責幫他籌辦，後因抗戰而流產。以後他在川北，在開地質學會時，路上遇到，我不敢同他多交談，因為我正患傳染性黃疸，口沫都可能傳染。一別之後，就未再見。

李先生到英時已經發表中國冰川的學說。抗戰期間，擴而大之，說全國都有冰流地形。為此我提出懷疑，我是孤家寡人一個反對，他手下有幾位大將「鳴鼓而攻」，我也一再駁復，李老師就是不作聲。到今日據說大陸仍有兩派，互相爭論。李師在生之時，無人敢響。他去世之後，反對聲浪就起來。由他們去辯是非吧。他這冰川說，使得中國有冰川凍土研究所，對冰川研究，在世界上成了先進，是他提倡的成果。

李先生在三天師中是科學根基最好的一位。他對地質構造的看法出之數理研究。故與丁、翁二位，早已分道揚鑣。他們教導出來北大第一第二屆的學生中，沒有一位有李先生那樣的根底。有人說大慶油田是李先生「指定」(Pin-point)的，我想這是神乎其神捧場的話，地質研究還沒有到這樣精確的地步。不過與安嶺的構造早在李先生的文章中說過，沿線有油的可能性甚強。挑選一處，要一鑽即得，不能僅憑理論，也得靠運氣才行。在油田，那些工作人員也拼了命，才有此收穫。不信去看臺灣中國石油公司的「油花」刊物，就知道找油是集體的貢獻，不是可以「指定」的。